读史扎记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与达天通理会晤再考

曹刚华

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率领诸多随从二千余人，不远万里从札什伦布寺启程，参加乾隆皇帝七十大寿，历时一年多。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二十一日到达承德，九月初二到达北京，居住在西黄寺。期间与乾隆皇帝多次会晤，商讨事宜。同时，在皇六子永瑢的陪同下，瞻拜京城寺院、名胜古迹。十一月二日，六世班禅因患“天花”，治疗无效而圆寂。①

达天通理，清代贤首宗中兴第一人。直隶新河人，生于康熙四十年，幼时出家妙音铎师门下，跟随显如珍公学习佛经。十九岁跟随京师潭柘寺德彰律师学律，后遍访京师高僧大德，博通律宗、禅宗、净土、法华诸宗精髓，尤擅贤首，被贤首宗高僧有章元焕选承衣钵，为贤首宗三十世传人。乾隆年间，开法于嘉兴寺、遗光寺、香界寺、拈花寺等京师名寺，备受乾隆皇帝器重，乾隆十八年任僧录司，赐紫衣、“阐教禅师”称号。乾隆四十七年示寂，世寿八十二。他一生著述等身，有《法华指掌疏》十卷、《圆觉新义疏》四卷、《五教仪增注》五卷等，为清代北京佛教界的领袖。②

对这次会面，清人以及当今学术界多有关注，但已有研究存在失真、不详、不实之处。③本文爬梳汉藏文献，对这次汉藏佛教领袖会面，再做考述，求教于方家。

一、会面缘由

六世班禅在京行程安排紧密，大多是官方安排好的会晤和游览活动，真正属于个人与外界交

[收稿日期] 2015－10－20
[作者简介] 曹刚华（1974－），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北京 100872；cgh0909@163. com
[基金项目] 本文是 2013 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3-0570）项目阶段性成果。

① 关于六世班禅东来史事研究，参见多杰：《六世班禅大师东来旅途记要》，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编《藏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年；柳森：《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2 年；王晓晶：《六世班禅进京史实研究》，民族出版社，2013 年；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华文出版社，2015 年等。

② 释际醒：《敕封阐教禅师塔铭》，收入王昶《湖海文传》卷 58《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道光十七年经训堂刻本，2013 年，第 527—528 页。

③ 清人对这次会面关注有昭梿《啸亭续录》卷 5《姚姬传集》、俞浩《西域考古录》卷 16、震钧《天咫偶闻》卷 8 等。当今研究有王晓晶《六世班禅进京史实研究》附录二《六世班禅在热河、北京行程表》、柳森《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2 年）专门一节考证这次会面细节。柳森仅依据《啸亭续录》，没用更多汉藏资料，断定会面在万寿寺，有待商榷，且对会面细节也没有呈现。见柳森：《达天通理与六世班禅之晤考论》，《宗教学研究》2015 年第 2 期。

流的机会并不多。这次会面缘由，《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曰："班禅大师到胜似仙境的圆明园林苑观赏胜景，章嘉国师也随行……从圆明园返回途中，至和尚庙觉醒寺，此寺卸任方丈大和尚深谙经藏，班禅大师向他提问见解和戒律等显宗方面的很多难题，那位和尚对答如流，由章嘉国师翻译，班禅大师大喜，对和尚称赞不已。"①

从以上的描述看，这次会面更多是一种偶然。而事实上，六世班禅的随行警卫甚多，除了"内府三旗护军参领六员引导，章京三员率护军校、护军殿后"外，还有"内府捕役不时查看，其留住黄寺之僧俗随行，……并饬派捕役等妥为巡查，严禁闲散人等入内。"② 可见，官方对六世班禅出行和会客有严格的安排和保护措施，禁止闲杂人等靠近，这种偶然性不大。

《啸亭续录》对这次会面缘由亦有记载。该书卷五《姚姬传集》曰："班禅入京时，毫无知识，深为和相所姗笑。偶问京中有高僧否？金司空简以达天对，二人相会于万寿寺。"③ 可见，六世班禅想跟京师佛教高僧大德交流，就询问金简，金简推荐了达天通理。是否相会于万寿寺，下文再论。但记载会面缘由的可信度较高。

如《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所言，六世班禅在京时由章嘉国师全程陪同，章嘉国师既是六世班禅在北京的翻译，又是其良师益友。皇六子永瑢作为乾隆帝的代表全权负责六世班禅在京一切事宜，陪同左右。④ 金简则是乾隆时期和章嘉国师一起负责汉藏《大藏经》翻译的主事官，与章嘉国师互相认识，又与达天通理相当熟悉。⑤ 同时，金简亦是此次六世班禅在京安全保卫、运送往来、外界联络等具体事务负责人之一。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七日，伍弥泰、金简、留保住上奏折，汇报六世班禅初四、初五、初六三天的活动，言道，"奴才金简派内府三旗护军参领六员引导，派章京三员率护军校、护军殿后，理藩院亦派章京等照管。……奴才金简亦令圆明园内府三旗护军统领及护军轮番演戏。"⑥ 可见，金简直接负责六世班禅在京的具体事务安排，并向乾隆帝汇报所有情况。六世班禅要想与外界交流则必先通过金简。

达天通理是京师佛教领袖，精通禅宗、净土、律宗、华严之学，又长期供职皇宫，从事藏经的翻译工作，与金简、章嘉国师较为熟悉，且达天通理又与皇六子永瑢关系甚好，他出任拈花寺主持即为永瑢推荐。再加上，他深受乾隆帝宠信，实为京城佛教代表会见六世班禅的不二人选。⑦ 故此，此次事件缘起，六世班禅提出与京城佛教交流申请，金简向皇六子永瑢汇报，允许后确定人选为达天通理，金简联系达天通理约定见面。

二、会面时间、地点

会面具体时间，王晓晶认为六世班禅于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五日在觉生寺与一个老和尚有过交谈。⑧ 这个观点有待商榷。

---

①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陈庆英、马连龙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79 页。

② 《伍弥泰等奏报随同阿哥照料班禅游览圆明园等处并安置属下人等情形折》，《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76 页。

③ 昭梿：《啸亭续录》卷 5《姚姬传集》，何英芳点校，中华书局，1980 年，第 532 页。

④ 《永瑢等奏报班禅游览紫禁城、北海、颐和园等处情形片》，《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第 278 页。

⑤ 乾隆时，达天通理入选"清字译馆，翻大藏诸经，"参与汉藏满经文的翻译校勘，主事官即是金简和章嘉国师。罗文华：《满文〈大藏经〉编纂考略》，《中国历史文物》2005 年第 3 期。

⑥ 《伍弥泰等奏报随同阿哥照料班禅游览圆明园等处并安置属下人等情形折》，《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第 276 页。

⑦ 释际醒：《敕封阐教禅师塔铭》，收入王昶《湖海文传》卷 58《墓志》，第 527—528 页。

⑧ 王晓晶：《六世班禅进京史实研究》，第 245 页。

六世班禅于四十五年九月初一到达北京近郊夏拉苏木，初二进入北京城，居住在西黄寺。初三日，六世班禅与章嘉国师来到满族佛寺，与皇六子永瑢商讨乾隆帝准备颁给达赖喇嘛敕书的内容。[①] 初四在永瑢、章嘉国师陪同下，六世班禅前往圆明园游览，“游览长春园、含经堂等地时，班禅额尔德尼行经水法门，见到水法极为赞赏。” 初五日，“前往舍卫城及长春园之法慧寺拈香，返回清净地时，复从水法经过，班禅额尔德尼再次欣赏，登上台阶仔细观赏，赞叹不已。” 初六日，“瞻拜九州清晏、韶景轩、长春仙馆，出西南门，到永宁寺、觉生寺拈香，仍回黄寺。”[②]

可见，初四、初五两日，六世班禅皆在圆明园游览，初六上午才出圆明园，王晓晶认为会面在初五，实不可能。此外，永瑢护送六世班禅前往圆明园，有大批护卫跟随，来往都是骑马，速度较快。“班禅额尔德尼前往圆明园时，经奴才等共同商议，将轿夫、仪仗等均由銮仪卫调配，僧俗人等所骑马匹，由兵部调配，仪仗人等所骑马匹，由步兵三营调配。”[③]

故初六上午，六世班禅游览完圆明园中长春仙馆后，即出西南门，先至西花园附近永宁寺上香，后至西直门外曾家庄觉生寺，最后返回黄寺。按照当时大批人马的骑马行军速度以及从永宁寺至觉生寺的路程计算，六世班禅大致会在初六日中午左右到达觉生寺。故此，达天通理与六世班禅会面大致在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六中午。

关于会面地点，相关史料、研究亦多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会面地点在西黄寺，即班禅在京的居住地。如清人魏源《圣武记》卷 5 曰：“四十五年，高宗七旬万寿，第六世班禅来朝祝釐。……上嘉其恪诚，从之。至京，接见于南苑德寿寺，仍居西黄寺，讲经放参，皆世祖礼达赖处也。京师西山有僧某者，往论佛法，责以宜居西番清净式众，不宜入中国过受崇奉。班禅谢之。”[④] 再如，震钧《天咫偶闻》亦曰：“乾隆初，班禅厄尔德尼来朝，住达赖庙。王公卿士往问道者，颔之而已。时达天和尚方卓锡东城之贤良寺，亦往问讯，与之参证，班禅极折伏之。”[⑤] 俞浩《西域考古录》亦持同样观点。[⑥]

柳森认为俞浩、震钧的记载不可信。[⑦]我赞同这一判断，上述史料有着明显错误，如《天咫偶闻》认为乾隆初，六世班禅来京，实则在乾隆四十五年；又认为达天通理当时在东城贤良寺，亦是谬误，实则他已经在永瑢推荐下，主持拈花寺。再如上文所言，班禅大师自进京之后，官方严密保护，而《西域考古录》言达天通理轻松就能见到班禅，似无可能。故柳文认为达天通理与六世班禅的会面不在西黄寺是成立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会面是在万寿寺。柳文赞同《啸亭续录》记载，认为撰述者不仅阅读了姚鼐书中所记，而且是听这次会面的参加者所说，所以判断《啸亭续录》真实可信。[⑧] 昭梿记云：“闻达天徒体仁所目击者。” 依理这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遍查达天通理的弟子，共计二十五人，“智慧法师，山东人。潜龙海成法师，隐静上方山。宏林通宽法师，住老幼屯。云生法师，住羊房店。自修法师，住接待寺。餐文成域法师，开法红土沟。僧绍法师，山东人。玉章真玫法师，开法临汉。塔博济传教法师，山东人。普洪行广法师、廓元化枢法师，兴法遗光。达元悟性法师，开法嘉兴。隆一心兴法师，兴法香界寺。遍空明元法师，开法心华。恒顺常随法师，开法延寿寺。亮珠法师，山东人。法镜法师，山西人。德如

---

①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 279 页。
② 《永瑢奏报陪同班禅游览长春园等处情形折》，《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第 275 页。
③ 《伍弥泰等奏报随同阿哥照料班禅游览圆明园等处并安置属下人等情形折》，《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第 276 页。
④ 魏源：《圣武记》卷 5《国朝抚绥西藏记下》，世界书局，1936 年，第 146 页。
⑤ 震钧：《天咫偶闻》卷 8，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181 页。
⑥ 俞浩：《西域考古录》卷 16 上，沈云龙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 789 页。
⑦ 柳森：《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研究》，第 212 页。
⑧ 柳森：《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研究》，第 213 页。

广胜法师，住遗光寺。云峰性定法师，住三山庵。兴宗祖旺法师，兴法遗光。宁一福安法师，延庆崇效、怀仁通毓法师，兴法拈花寺。银山法师，新城县人。常顺广和法师，山东人。明然法师，住妙应寺。"① 而跟随达天通理参加这次重要会面，肯定是追随其多年，深得器重的弟子，昭梿所言的"体仁"，并不在达天通理的弟子名单，殊为怪异。

笔者还看到了说这次会面在万寿寺的载述。嘉庆九年（1804），由达天通理弟子编撰的《宝通贤首传灯录》记载："（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恭逢皇上七旬万寿，普天同庆。……有班阐厄尔得尼者，西藏圣师也，二万里来恭惟祝禧，师于万寿寺会遇，然盘谈之际，非译不通其语。时章嘉灌顶国师，两相通译，道契神洽，皆大欢喜，帝庸大悦，特蒙圣恩，勅封师为"阐教禅师"之号。"② 此处亦记载这次会面在万寿寺。这些说法似乎强力印证了《啸亭续录》观点。

第三个观点如《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所言，两者相会在觉生寺。班禅大师"从圆明园返回途中，至和尚庙觉醒寺，此寺卸任方丈大和尚深谙经藏，班禅大师向他提问见解和戒律等显宗方面的很多难题，那位和尚对答如流，由章嘉国师翻译，班禅大师大喜，对和尚称赞不已。"③ 文中的觉醒寺实为觉生寺的误译。觉生寺，亦即现在的大钟寺。④

那这次会面到底在万寿寺，还是觉生寺？

《宝通贤首传灯录》和《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都是参加这次会面者的徒子徒孙所撰，且编撰时间距离会面并不很长。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是章嘉国师亲传弟子,乾隆二十八年进京，掌印京师喇嘛，深得乾隆帝欣赏，与章嘉国师交往甚密，参与章嘉国师主持的多项活动。他撰述此书多依据自己与章嘉之间的交往，或章嘉国师的口述，史料真实性极高。⑤ 问题在于，对于这次会见，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和《宝通贤首传灯录》编撰者都没有亲身参加这次会面，多是事后听参加者口述或根据身后资料编撰。

如土观认为，章嘉国师并不十分熟悉达天通理，且认为他是觉生寺的前任主持大和尚，这些都有一定的谬误。

按自乾隆三十八年，开设清字经馆。"简派皇子、大臣于满洲蒙古人员内择其通晓翻译者，将藏经所有蒙古字、汉字两种悉心校核，按部翻作清文。并命章嘉国师董其事，每得一卷，即令审正进呈，候朕裁定。"⑥ 而达天通理当时"师统三宗，通晓经旨。沙门曰：'于馆所讲证大义。'" 一直到乾隆四十七年，还与金简共同负责此事。⑦ 可以说，达天通理一直负责藏文校勘翻译事，而章嘉国师亦是此事负责者，二者如何能不熟悉？或有章嘉国师仅认识达天通理，但不知道其姓名，无法用藏文表达，故用老和尚代之的可能。

---

① 景林心露等集：《宝通贤首传灯录》卷下《贤首第三十世达天通理法师》，嘉庆刻本。

② 景林心露等集：《宝通贤首传灯录》卷下，《贤首第三十世达天通理法师》。

③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 279 页。

④ 许道龄编：《北平庙宇通检》曰："觉生寺：西直门外曾家庄。清雍正十一年敕建。寺内大钟，明永乐间铸，万历年间从汉经厂移置万寿寺。乾隆八年移置此。今俗称大钟寺。"（白化文、刘永明主编：《中国佛寺志丛刊》第一册影印本，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96 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安海燕博士认为"1989 年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藏文版《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中对应"觉醒寺"的藏文转写为 Jo sheng zi，音成"觉醒寺"和"觉生寺"的可能性都会存在。"后经邮件请教该书翻译者陈庆英研究员，陈先生认为"我们翻译时按藏文的音译为觉醒寺有误，应该是觉生寺，大概六世班禅进京时大钟寺的名称还没有普及，所以章嘉传仍记为觉生寺。"在此致谢两位老师的指正。

⑤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 322 页。

⑥《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926，乾隆三十八年二月甲戌，《清实录》第 20 册，中华书局，1986 年，第 456 页。

⑦ 如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午，工部尚书金简一同拈花寺僧通理于圆明园正大光明殿题奏：万寿寺旧藏经不全，闻拈花寺僧通理云，本寺有。臣已差人去取来，与《大云轮请雨经》校正，奉圣旨：好，着礼部差人去取，钦此。钦遵该部妥办可也。"释悟明撰，陈平平等校点：《敕建报恩寺梵刹志》卷 3《国朝钦录集》凤凰出版社，2014 年，第 137 页。

错误之二，章嘉国师认为达天通理是觉生寺的前任主持大和尚。按达天通理，一生开法京师遗光、香界、三山、拈花等处。① 自乾隆三十三年“荷蒙总管僧道录司皇六子质郡王奏放拈花寺住持。”就一直住持拈花寺，直至其圆寂。② 根本没有住持过觉生寺，又何来章嘉国师认为其是觉生寺前任大和尚一说？这些错误记载还是与史书编撰者没有亲自参与其事有很大关系。

上述记载哪种更为真实？实际上，六世班禅在京的一言一行都会有永瑢及陪护大臣上奏折呈报乾隆帝。故此，虽然在内府档案、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等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这次会面，但是对六世班禅的每天行程都有详细的记载。亦正如《永瑢奏报陪同班禅游览长春园等处情形折》所言，九月初六上午，六世班禅游览完圆明园中的长春仙馆后，即出圆明园西南门，先至西花园附近的永宁寺，后至觉生寺。奏折写的很清楚，是到了觉生寺，而非万寿寺，此为佐证之一。

佐证之二，九月初四、五、六三日，六世班禅往返圆明园，皆为护卫军跟随，从陆路骑马往返行程，觉生寺为骑马经行之处。而万寿寺在清代则为皇家从紫禁城前往圆明园水路必经的中转站。如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六世班禅再次前往圆明园，这次走的是水路，万寿寺则是其必经之地。“十六日，从高粱桥门乘船，乘长河而行，瞻拜万寿寺等庙，从昆明湖改乘昆明双龙船至万寿山，瞻拜山南所有庙宇毕，遵旨住世福楼。”③

那为什么《宝通贤首传灯录》会记载为万寿寺？同《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一样的道理，《宝通贤首传灯录》虽然是达天通理徒子徒孙根据其行状、塔铭编撰完成，一般来说具有较高的史料真实性。④ 但问题是，这些编撰者并没有亲身参加此次事件。乾隆四十五年，汪学金受命撰述《恭擬封阐教禅师通理敕文》没有提及此事。⑤ 乾隆五十年，释际醒《敕封阐教禅师塔铭》亦没有记载此事。可见，达天通理没有向外界透露与六世班禅会面的详细情况，包括其徒子徒孙。故《宝通贤首传灯录》编撰者通过一定的猜测，考虑万寿寺与达天通理有很深的渊源，⑥ 加上，万寿寺是从紫禁城到圆明园的水路必经之地，再结合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六世班禅的确从水路前往圆明园，并从万寿寺经过，在此休息。故才有两者会面于万寿寺的记载。

综合以上，可以确认，达天通理与六世班禅的会面当在觉生寺，而非万寿寺、西黄寺。

三、会面的参加人物及交谈内容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六日，按照金简与达天通理和六世班禅的约定，达天通理提前进入戒备森严的觉生寺，静等六世班禅。大致中午时分，皇六子陪同六世班禅、章嘉国师，以及伍弥泰、金简、留保住等护卫大臣率领大队人马进驻觉生寺上香。在此期间，达天通理与六世班禅会面详谈，章嘉国师陪同翻译，伍弥泰、金简、留保住等人则在外负责警戒任务，皇六子永瑢是否直接参与此次对话无从得知，但亦在附近。

关于会谈具体情况，清人著述多从民族大义，描述达天通理如何驳斥六世班禅之场面，表现六世班禅的渺小，衬托达天通理的高大与伟岸。如《西域考古录》引《秋坪新语》、《春明偶

---

① 景林心露等集：《宝通贤首传灯录》卷下，《贤首第二十九世有章元焕法师》。

② 景林心露等集：《宝通贤首传灯录》卷下，《贤首第三十世达天通理法师》。

③ 《永瑢等奏报班禅游览紫禁城北海颐和园等处情形片》，《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第 278 页。

④ 景林心露等集：《宝通贤首传灯录》卷上，《序言》。

⑤ 《恭拟封阐教禅师通理勅文》的史料来源真实可信，汪学金亲自前往拈花寺，拜见达天通理。“拈花寺达长老乾隆庚子冬封阐教禅师，学金承撰制勅，就询事迹，获拜方丈。”汪学金：《静厓诗稿 · 续稿》卷 1《古今体一百二十五首》，乾隆刻嘉庆增修本。

⑥ 达天通理的临济宗老师古梅成禅师曾驻锡万寿寺。“师受济北密印于古梅成禅师。”（释际醒《敕封阐教禅师塔铭》）喻谦《新续高僧传四集》卷 10 直接将达天通理称为“燕京万寿寺达天通理。”（民国十二年铅印本）

录》曰："西藏活佛来朝，居西黄寺，四方僧众参谒者，咸膜拜，活佛跏趺自如。或谓：'达天何不往参？'应之曰：'彼外夷僧，我天朝法侣，我往且受其大展。'或不信。达天乃偏袒袈裟、杖锡往。及门，谓译者曰：'传语大师，云某来，可速出迎。'语入，活佛竟出。达天曰：'若犹识我乎？'译者以告。曰：'识'。曰：'既识，何勿拜耶。'活佛遽拜之。"① 柳森对此亦有讨论，但仍有商榷之处。

会谈内容，《啸亭续录》卷5 言"惟问佛事科仪"。《宝通贤首传灯录》卷下亦没有记载二者会谈的内容，但会谈效果是"道契神洽，皆大欢喜。"② 只有《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稍有提及，"此寺卸任方丈大和尚深谙经藏，班禅大师向他提问见解和戒律等显宗方面的很多难题。"③

班禅大师向达天提问什么见解？从上下文联系看，这个见解多涉及汉藏经文的翻译。如上所言，乾隆皇帝自三十八年，设置清字馆，翻译校勘汉藏经文，由章嘉国师、金简负责此事，达天通理亦参与其中，而六世班禅、章嘉国师、达天通理是汉藏经文翻译、校勘的各自专家，三人初次会面，最能引起双方共鸣的话题，无疑是正在进行中的汉藏经文的翻译工作，亦同《章嘉国师传》记载互相印证，此为达天通理与六世班禅会谈内容之一。

会谈内容之二，即"戒律等显宗方面的很多难题。"何谓显宗？《丁福保佛学大词典》曰："显教之宗旨，除真言宗外，谓余之诸宗也。"真言宗即是密宗的一种，是密宗根据自己的判教，将与之不同的佛教宗派别称为"显宗"。可见，关于汉藏佛教戒律之间的讨论，是达天通理与六世班禅交谈的又一个主要内容，亦是《啸亭续录》所言的"惟问佛事科仪。"

综上所述，达天通理与六世班禅的会晤过程为六世班禅向金简提出申请，金简邀请达天通理，双方于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六中午，六世班禅与永瑢、章嘉国师以及护卫部队从圆明园返回黄寺的途中，在觉生寺与达天通理会面，双方相谈甚欢，内容多为经藏翻译校勘、佛教戒律等内容。此次会面纯属私人秘密会见，但又一切在乾隆帝掌握之中，故会面之后，由于达天通理表现优秀，深得乾隆帝欢心，故敕封"阐教禅师"。但这次会面的具体情况达天通理没有向外界透露半分，只有清代官方奏折、笔记小说和藏文的资料中有其蛛丝马迹。可见，这次会见是一次半官方半私人的不公开会面。

---

① 俞浩：《西域考古录》卷16 上，第789 页。
② 景林心露等集：《宝通贤首传灯录》卷下《贤首第三十世达天通理法师》。
③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279 页。